



她从火中走出来，
为了宿命姻缘寻找今生最挚爱。

火

台湾 胡娟娟

新娘
神

A decorative border with floral motifs in the corners and a thin line around the perimeter.

火神新娘

胡娟娟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晓 涛

封面设计：文 苑

蛮女系列

火神新娘

(台湾)胡娟娟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)

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：6 字数：128 千字

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 - 5 000

ISBN 7-204-03242-8/1 · 557 定价：9.80 元

楔子

郊区的一座小村落。

“决！快！快！快点来救火！”

一大群人，手提著水桶，匆忙地往著了大火的庄院跑去。

只见，一座位於城南的大宅，不知为了什麼原因，在深夜里让火蛇给狠狠的吞噬。

只见原本黑沉沉寂静的夜，因这场火，使得附近一带大放光明，连带地也显得异常热闹。附近的人家，只要家中有男丁，皆义不容辞地加入救火的行列，深怕要是慢个一步便会波及自家的住屋。而一些被吵醒的妇孺，则纷纷站在们外，紧张地看著往火扬奔去的父亲、丈夫或是子孙。

“不知道是谁那麼狠心，竟然用油放火烧了葛家，唉！……根本是存心是要人活活的被烧死

嘛！”一名老嬷嬷，看著正烧地炽烈的庄院火影，喃喃地对著自家的媳妇道。

就如老嬷嬷所说的，空气中正飘散著一股浓浓的油臭味。

只是，这葛家的庄院，究竟是谁放火烧的？到底是什麼样地深仇大恨，会让人这麼无情地放火烧屋呢？

老嬷嬷继续喃喃说道：“不知道葛家的人有没有逃出来？这麼大的火，要是来不及逃出庄院，不是活活被烧死，就是被浓烟给呛死……。”

“婆婆，好像没有那！……看不到半个葛家的人……”中年妇人，拿著一件外衣为老嬷嬷披上。

“真的？那放火的人还真是没天良呀！数十条人命就这么没了……”

然而，所有忙著救火、观火势的人都没有发现，在一家客栈的屋顶，正站著一个身穿黑衣的蒙面人，眼光冷然地观看著这一幕……

第一章

“蕙如，你今天的成蕙如何？”

一名长像颇为出色，身材修长，时下酷哥型模样的十七、八岁男孩，将摩托车停在一名身穿制服，标准优生模样的女孩子桌前，问道。

被唤为蕙如的女孩子停下脚步，皱着眉头神色不悦地道：“不是跟你说过，在街上不要跟我打招呼吗？”

男孩耸耸肩不以为然，笑嘻嘻地说：“那有什么差别？街上认得你的人又不多，何必这样斤斤计较。”

蕙如瞪着他：“既然这样，那我的成蕙如何，你也没必要跟我斤斤计较了嘛！”

外表虽是优等生的模样，可此时她所表现出来的神情、态度，却是有点像街头游荡的不良少女；

只是，这么一个十七、八岁的女学生，神情为何在转眼间会有这样大的差异？

只见，男孩马上变脸，露出一副凶狠地模样，“这件事不能不斤斤计较，除非你想挨上一顿打！”

惹如嗤笑一声，根本就不把男孩的威吓当成一回事，“把你这一套收起来，我不吃你这一套！我早就跟你们讲过，在街上不要跟我打招呼惹如今是你先不把我的话当做一回事，我自然也不必理会你们所订的规矩。”

就在男孩还想说什么时，惹如眯着一双眼又道：“哼！你想对我怎么样？就算你们页的动手了，你确定拿我有办法吗？别忘了上回你跟阿成的下场是什么！”

男孩被她这么一说，仅存的半点气势就像气球漏风一样扁了，偏偏他还是忍不住要多嘴：“可是，你应该知道这规矩已经很久了，你总不能说不管就页的不管吧？这样成哥以后怎么立足？再说这笔钱是小弟他们一

他想要提醒惹如，不料反被——

“那你还在这边？还不赶快骑着你的摩托车滚蛋！”蕙如怒目圆睁地斥道。

“好！好！好！我这就走，别生气，别忘了小弟他们的事就好！”男孩连忙将摩托车发动，快速的自蕙如的面前消失。

蕙如翻翻白眼，继续背着书包，压她的马路。

压马路？她可不是页的就只是压马路唷！

在学校蔡蕙如确实是一个优等生，成绩总是保持在前十名，但是除了家中的父母兄弟之外，就只有先前那男孩跟他的夥伴们，才知晓她是一家空手道教练场里的黑带选手。

这一家空手道教练场便是蕙如的父母所开设的。因此，除了父母是空手道高手外，就连兄长、弟弟们在空手道上都有所成就，当然她也不例外。只不过，她向来不参与空手道的比赛，而原因就只是因为——懒得去！她的解释是，就算得到了名次，对她会有用吗？她又不打算以后靠这行维生。

分身为优等生、空手道选手的蕙如，并不是一个真正脚踏实地的女孩子，只因功课上的压力，加上父母、兄弟对她功夫上的苛求，让她成了一个有

双重个性，或许说三重个性会更为贴切。

在师长同学面前她是一个功课优良、讲话轻声细语，温柔有礼的好学生，在家则是一个有点粗鲁却显得乖巧的女孩子，可是当她混处在那男孩的夥伴之中，却又是另一番形象，一个手脚俐落、出手无往不利的……三只手！

三种迥异的形象、个性，根本就让人无法联想当另一种个性出现在她身上时，会是何种情形。可是这三种个性却实实在在地出现在蕙如身上，而她似乎也相当乐于当一个“三面人”，还乐此不疲，一下子就维持了三四年的时光。

然而一个乖巧的女孩子，为何会让自己成为一个令人诟病的三只手？原因说复杂也不是很复杂，说简单却又要看人是不是能够理解：

第一，在校的成绩，虽然一直维持在前十名，但这完全归究於蕙如不服输的个性，她固执地不准自己的成绩往下滑。但是高中生的功课压力一向就不轻，因此在自己求好心切的压力下，自然会产生倦怠、想要逃避的想法；第二，家中父兄重视空手道更甚於学校的功课，自然会逼着她跟着练习，不

但没有寒暑假之分，就连假日惹如也得留在家中练他个三个钟头，方可出们。惹如此一来，惹如身体、心理上的压力自然比他人来得重，所以当一年前惹如凑巧认识了一个叫做阿成的不良少年后，就一头栽进三只手的行列之中。

但是，这阿成所带领的小偷团，可不同於其他窃盗团体。因为这群小偷，偷窃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两个丧父的小弟弟，偷窃的目的地是为了帮助两个丧父的小弟弟，上学校去念书及平日的一些伙食费用。其实他们这群年纪不怎么大的小鬼头，都不是专职的小偷，其中甚至有些人因为同情丧父且母亲又有病痛的小弟弟，平时乖乖在学校念书，晚上则在速食店或便利店打工，并将所得的一半，自动捐献出来。

另外，他们所偷窃的对象一向是外表光鲜的社会人士，且偷窃的金额也不大，故被偷的人，有时也不会太过於在意。

只是，惹如并不是真的因为同情才去当三只手的，而是因为向不认识的路人下手是她疏解平日压力的一种方式，再加上经过数次得手之后，更令她

卷二 列

食髓知味，舍不得改过。因此，才会加入阿成一伙，将她所得的金钱捐献出来。毕竟，她只是手痒，并不是真的缺钱用，或是少了装置费（她根本就懒得去购买服装，惹如同要她去参加空手道比赛一样。）

而今日，便是一个月一次的“捐献日”。因此惹如一下课，人便在街道上游荡，找寻下手的对象。

就在她经过一条小巷子的时候，突然有人叫住她。

“小妹妹，你等一下！”

“呃？”

惹如回头一望，只见一个衣着怪异、白发苍苍的老头子，坐在小小的算命摊的后方，笑眯眯地望着她。

“你在叫我吗？”惹如既诧异又有点疑惑地问着那名老头子。

老头笑着点头，道：“对！就是你，来这边坐！”他比着自己摊前的一张凳子。

惹如心想这个老头大概又是个骗人的算命师，

不然，有哪个真正的算命师会把摊子摆在小得不能再小的巷子口，还会半路死皮赖脸叫住客人？

惹如不耐地挤出一张笑脸，“谢谢！我不想算命。”说完，人转身就想走。

不料，身后传来老头的声音：“你姓蔡，名为惹如，今年一十七，平日在校成绩虽好，并且还练就了一身好功夫，只可惜，就是一双手总会犯贱！”

老头不急不缓地说着，好像这只是一件很平常的事。

但是，听在惹如的耳里，可就惹如晴天霹雳。她猛然回身，逼问：

“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事？你为什么调查了我的事？”

惹如心中升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不安和恐惧，并同时想起电视中的一些情节……FBI的人，一向都有通天的本领，可以把人一切的私事全挖了出来……只是，这么老的老头会是警察局的人吗？惹如如果是，那是来抓她这个已当了好几年的小偷吗？

老头不以为意地笑道：“别那么紧张，我对你

说这些，只是想要你留下来听我讲几句话，并不会对你怎么样。”

惹如狐疑地盯着老头。

“你是怎么知道我的……名字以及你刚刚讲的那些事？”

老头神秘一笑，“要知道这些事，对我这可通晓古今未来的人来说，不过是一件惹如反掌的事，而这也表”不我跟你有缘，才会对你的事那么清楚，不然要是寻常人，大概也只能猜到个七、八分。”

“七、八分?!”惹如诧异地叫了起来，“七、八分就已经够吓人了。”自老头讲出她的本名以及其他的事实后，惹如便不由得对他的话半信半疑。

老头见惹如几乎信了他的话，满意地点点头，笑道：“蔡小姐，不管你是不是相信我的话，我所要对你说的就只有四句话，也就是因为这四句话，我才会叫住你。”

“四句话?”惹如的好奇心被他给勾起了，暂且不管他是否真的是通灵者，还是私底下调查过她的事，“哪四句?”

老头神情诡异地一笑，便吟道：

“山山包裹水水归，
真穴天成认四围，
下看正形无倚侧，
男为将相女为妃。”

“啊？”她还真的是有听没有懂。

老头见她不懂，随手拿了张纸，毛笔墨汁一沾，便将那四句话给题了上去，待墨汁干得差不多后，才解释道：“这四句话，是一首签诗，同时也是你的未来。”

惹如有些狐疑地盯着老头，说真的，她到现在还是搞不清楚对方的意思，她应该没要老头帮她算命吧？

老头像是能洞彻她的心思似的，语出惊人，“别怀疑，我说过这是你我有缘，我不会跟你收算命费的，只不过我的要求是，这张诗签你得放在身上两个月，而且不得让它离身才行。”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纸放在身上两个月不得离身。惹如心想。

“你照做就是了。”老头神色有些怪异地看看

天色。

“我为什一定要照你的话做？” 蕙如问。

老头定眼看了蕙如一会儿，“你一定要照做，除非你不想要命了！”

“啊？” 蕙如惊讶地嘴巴差点合不拢，她像是有点了解地看着诗签问：“你的意思……就是说这张诗签是……凶签？”

“错！此乃上上签。” 老头一脸你猜错了的表情道。

上上签？那为什么生命会有危险？蕙如真的是满头雾水了……

蕙如坐在黑暗的房中，一双眼盯着桌上的那张小小的诗签。

这张诗签在她手头上已经有一星期了，她还是想不通老头所说的话，更不解这一张上上签到底和她的生命扯上什么关系。

那天所发生的事，让蕙如的心头一直很不安稳，也有许多的疑惑藏在心头上。可惜的是，那天就在她琢磨着老头的话，而失神了好一会儿后，才发现老头不知何时已经离开了那条小巷子，害得她

想跟老头问个清楚都不行。

不过，她可没就这么放弃；这些天，她拿着这张诗签四处询问一些懂得解签的老人家，就连学校的国文老师，她也没放过。

只是，在蕙如问过无数人之后，她的心底反而更加地疑惑，只因每一个为她解签的人，都对她说这张签确实是上上签。甚至有人对她说，她此时若有想做什么事业的话，正是大好的时机，因为只要她肯努力的话，任何的事业她都能有所成就。

可是，她现在不过是一个十七岁、很普通的高二女学生，哪有什么想成就的事业蕙如果有的话，也只有希望自己明年考上一所公立大学罢了！蕙如果签意蕙如那解说的人所说的一样，那么那个老头干嘛装得那么神秘？还说此签悠关她的生命，真是太怪异了点吧！

偏偏，蕙如想不相信，人家却又能三两下地便说出她的本名、当三只手的秘密——

唉！页的是要让她想破头了。

就在这时。

“呜——呜——”

火 神 新 娘

卷
之
三
列

不知是救火车还是救护车的鸣笛声，突然划破了夜的宁静。

只听鸣笛声并惹如往常一样，由远而近、由近而远离开惹如家这一带。反而，似乎就停在附近。

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好奇心让惹如打开窗户，往外探头想一窥究竟。

只见，就在她家不远处，一户人家的屋子，正遭大火无情地给吞噬了。而屋子的外围足足围了一大圈凑热闹的人，那热闹的程度大概要比夜市还要热闹许多，屋子的主人则是拉着自己的子女，哭天抢地般地哀嚎着，而刚赶到的义消则忙于扑火。

惹如同情地看着那哭天抢地的一家人，摇头叹三番，才又望向那烧得正炽的火势。

突然间，惹如的脑子开始呈现一片混沌的状态，双眼意识的拿起桌上那张诗签，往火灾区走了去……